

妖異奇談・鎮守家宅的守護靈

座敷童子，家宅守護靈，據說有他在則家族興旺，去則家族敗亡。沒有一定性別，一般形象為五、六歲的小孩子，但視地區不同也會出現十幾歲的樣貌，非常喜歡惡作劇、與小孩子玩耍。聽說看到他的人會得到幸運，而一般都是小孩子比較容易看見，成年人較難有這個機會。日本民俗學的名著《遠野物語》就曾記載，看見紅衣座敷童子出走的一個家族，沒多久就因食物中毒而滅族。

自古以來，日本就流傳著許多極富神秘色彩的傳說，其中廣為人知的便有家宅守護靈——座敷童子。但他雖然是能為家庭帶來好運的守護靈，卻也有一說指出，座敷童子其實是日本古時為了減輕家中負擔，被趕至石磨下壓死的孩童，而為了掩蓋「臼殺」的事實才有守護靈一說。但不管真相如何，座敷童子在日本仍是很受到歡迎的，甚至有些旅館因座敷童子頻繁出現而聞名。

入住日本屋宅切記：

※不要在房子裡談論討厭、恐懼，或不相信座敷童子的話。

※小孩若喃喃自語，有可能是座敷童子在和小孩玩，別打擾他們。

※宅中若擺著小豆飯（將米用紅豆染色烹製的食物），不要去碰它，因為那是供奉給座敷童子的。

※若座敷童子有頻繁的惡作劇出現要特別注意，那常常是將有災禍發生的示警。

楔子 桃色殺機

「別倒酒了，我們還有其他事情要做。」男人盤膝坐在榻榻米上，看著對面正在為他添酒的女人，臉上堆滿猥瑣的笑容。

女人放下手中的酒杯，沒有說話，抬起頭來看著他。

「別坐那麼遠，到這邊來。」男人的臉因為酒精有些泛紅，伸手想要把她拉到自己身邊。

女人站起身後退一小步技巧性地躲開了，「我去準備一些下酒的小菜。」

「小菜什麼的之後再說吧。」男人跟著站了起來，想要將她拉進懷裡，但卻不勝酒力的踉蹌一下，沒有站穩又跌坐在地，忍不住嘟囔著，「這酒還真是厲害呢。」轉過身去，女人背對著男人，從桌上拿起水果刀，看著鋒利的刀鋒出神，嘴角扯出一抹笑容。

她緩緩轉過頭，笑得異常燦爛，「想用什麼下酒呢？眼球怎麼樣？用你那背叛妻子看著其他女人的眼球來下酒，味道一定不錯吧！」

「什麼？」男人以為自己聽錯了。剛才女人一杯一杯的勸他喝酒，早就喝了不少，而且這酒後勁似乎很強，他眼前的景象都有點模糊了，身體也使不上力，聽到的聲音也不像平時那麼清楚，他抬頭看著女人，卻發現看不清她那漂亮的臉，就連抬頭也感到艱難，彷彿他的頭有千斤重，脖子已經無法支撐似的。

女人卻沒有回答他的話，一隻手握著水果刀在空中比劃著，嘴角的笑意更濃，「背叛妻子的男人都該死！不懂得忠誠的男人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上！」

男人這才感到不對勁。自己現在的狀況不像是喝多了，倒像是吃了安眠藥似的，看著她手中的刀，想起剛才聽見的話，頓時不寒而慄，「妳……妳想做什麼？」

「藥效不錯呢，你已經沒辦法動彈了吧？明明有妻子孩子，還到處勾引別的女人，隨便對人動手動腳，你這樣的男人，還是去死的好，不然只會讓妻子傷心而已！」女人說著，一步步向他靠近，原本美麗的臉此刻看起來無比猙獰。

「妳在酒裡……」怪不得他全身發軟，原來這女人在酒裡下了藥！

「嘿嘿嘿嘿……」她笑著走到男人面前，看著他的臉道：「來吃你的下酒菜吧，新鮮眼球泡的酒，你一定喜歡。」

說完，她舉起水果刀就向他眼窩刺去。

驚恐的看著那把泛著冷光的水果刀，他撐著身體想要向後挪動，但卻完全使不上力氣，眼看刀尖已經快要挨到他的眼球，只能困難的別開頭，「妳……妳是在和我開玩笑吧？別開這種玩笑……」

「誰和你開玩笑！」女人表情異常認真的反駁，將男人的頭扳回來，沒有猶豫，刀尖立刻刺進他眼球。

她動作極快，下手非常狠，甚至男人還沒來得及閉上眼睛，就已感到一股劇痛從左眼窩蔓延，眼前一片猩紅，而後變得黑暗，他開始慘叫，撕心裂肺的，「啊——不要啊，求求妳……我、我再也不會這樣了……」

完全不管他說什麼、如何哀求，女人一隻手捏著他的下巴固定住他的頭，另一隻手靈活的動作著，很快，他的左眼球便被挖出來，鮮血淋漓，上面還黏連著被扯出的神經和血管，原本眼睛的位置變成一個血窟窿，鮮血汨汨冒出。

「啊啊……不……」男人在地板上扭動著，但儘管他已經用盡全力，卻只能小幅度的扭動，因為他的身體越來越不聽使喚。

女人用三根手指捏著那顆眼球放在自己眼前反覆看著，好像在欣賞一件完美的藝術品，嘴角露出滿足的笑容，然後將眼球放進剛才的酒裡，端到男人嘴邊，要他將酒喝下去。

胃裡翻滾一陣噁心，男人努力別開頭，她卻一刀插進他手臂，讓他痛得大呼，並趁著他張嘴時將酒倒進他口中，當看見他吐出那些紅色液體和眼珠時，她滿意的開懷大笑，「哈哈……」

「求求妳放了我吧……其實……認真說起來，我也沒有對妳怎麼樣……」眼淚不斷往外湧，他不斷哀求著面前的女人，「求妳，只要妳放了我……我、我什麼都答應妳……」

「這張用甜言蜜語哄騙女人的嘴也很討厭呢。」聽了他的話，她反倒更加不快，用手掐住他下巴，硬生生把嘴撬開，刀捅了進去，在裡面胡亂攪著，頓時鮮血直流、觸目驚心。

他這下連喊叫也做不到了，用剩下的那隻眼睛看著她，不明白這樣美麗的女人為什麼會做出這樣恐怖的事來，他要求救，想要哀求她，但他的喉嚨和著血還有唾液只能不斷發出「嗚嗚」聲，看著她越來越嗜血甚至狂熱的眼神，他感到絕望。不一會，從他血淋淋的嘴掉出一截血紅的東西，女人興奮的將那東西從地上撿起，「終於找到舌頭了。」她笑著說。

男人的喉嚨繼續發出「嗚嗚」聲，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那究竟是因為太過疼痛而發出的哀嚎，還是絕望的悲鳴，抑或者根本是他的哭聲，他右眼驚恐的看著面前的女人，但影像卻越來越失焦。

他流了好多血，地板被染得一片血紅，他沒有力氣掙扎，只感覺自己的血液不斷從身體裡流出，他的生命正在漸漸流逝。

「該死的男人！」女人明明臉上帶笑，說出來的話卻惡狠狠的，她拖著男人往一側的衣櫃移動，然後拉開衣櫃門，將他塞了進去，自己也隨後進入——衣櫃後有個暗門，她打開那門，一把將男人推進門內。

「嗚嗚……」男人不斷哀鳴，而暗室裡滿地滿牆的血跡更讓他驚恐不已。

這……這女人的房間裡怎會有這樣的暗室？那些斑駁的血跡又是怎麼回事？還有……牆上一排各式各樣的刀和麻繩、鉤子……這、這看起來根本是個刑求凌虐人的囚室啊！

她將男人丟下，走到那一排刀前面，拿起一把又放下，最後選了一把長長的尖刀，比水果刀還長出兩吋多，「始亂終棄的男人，我送你下地獄！」喊了一聲，她舉起手中的尖刀對準男人刺了下去，刀沒入男人的胸口後隨即又帶著鮮血被拔出。暗室內頓時鮮血飛濺，將女人的衣服和臉全部染紅了，男人的身體不斷在抽搐，眼球外凸，嘴裡開始噴出血，這狀況一直持續到男人停止抽搐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，女人還在不斷的刺著。

男人的身體變成一個蜂窩，已經體無完膚，他的四肢漸漸僵硬，那隻右眼卻仍舊睜著。

又是一刀刺進去，血卻不再像之前那樣噴濺出來，女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刺了多久，只感到累了，看著地上的屍體，她站了起來，將那把還在滴血的尖刀重新掛回牆上，又從旁邊拿下一把屠刀。

她轉頭看向那具已經血肉模糊的屍體，走過去，手起刀落，砍下男人的手。

「把你分成幾塊比較好呢？」她喃喃說著，嘴角勾起一抹詭異的笑。

第一章 溫泉靈異

「哇，好漂亮哦！」趴在車窗上看著外面一片白茫茫的雪景，艾澄恩興奮到幾乎要跳起來，一直生活在南方城市的她還是第一次看見雪呢，「你看那片樹林，銀白色的好美喲！」

「是啊，和照片上面看到的一樣，到處都是白色的，能來這裡真是太好了。」林思琪也在一旁附和著。

「這都要謝謝羽蝶，在網路上找到這麼划算的機票和旅館，我們下一站要去的地方可是北海道一間溫泉旅館呢！」王翊邊說邊撥了下劉海，又朝著陳羽蝶眨一下眼睛，「羽蝶，謝謝妳，有什麼需要我的地方就說，我一定義不容辭。」

「你還真是到哪裡都不忘記耍帥。」艾澄恩斜睨他一眼，「不過他說的對，羽蝶，真的謝謝妳，居然找到這麼超值的旅館，我憧憬已久的日本自由行才能得以實現。」

「你們一個個的幹什麼這麼客氣啦。」陳羽蝶擺擺手，「我不過是上網搜尋時恰

巧看到，趁著寒假大家結伴來玩不是很好嗎？有什麼好感謝的。」

「我實在是太高興了嘛~~」艾澄恩點點頭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。

他們一行五人都是T大日文系二年級的學生，她和黃佑廷在A班，羽蝶、思琪和王翊在B班，幾人有些必修課是一起上的，加上參加同一個社團，所以平日裡關係很好，而且他們都很喜歡日本文化，早就想要來自由行，如今幾人的心願終於完成。

「你們看那裡，應該就是我們的目的地了吧？」艾澄恩指著不遠處的一幢房屋說。隨著距離越來越接近，幾人漸漸看到那屋上的牌匾清楚寫著「阪東溫泉旅館」。

「就是這裡。」一向不愛說話的黃佑廷這時也忍不住開口了，他收拾好東西，等到車停好後便第一個下車。

「女士們要小心腳下，地上有積雪很滑的，我來扶妳們吧。」王翊第二個下車，很紳士的扶三個女生下車。

「謝謝。」王翊雖然是個以把妹為人生偉大目標的花花公子，但人長得帥，也確實很會討女孩子歡心，三個女生謝過他，下了車，迫不及待的往旅館大門跑過去。才到門口，有三個身穿和服的女人已經等在那裡，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年紀大概四十多歲，後面兩個年輕些，不過也有三十歲左右，見到他們立刻微笑著鞠躬。

「歡迎光臨。」年長那位代表開口，「我是阪東幸子，這裡的老闆娘，另外這兩位是岡田和關口，未來的兩天希望大家玩得愉快。」

幾人早聽來過日本的同學說，這邊的溫泉旅館如果有提前預訂，到了時間，女將會率領女中在門口熱情的迎接，讓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，他們連忙也鞠躬致謝，「這幾天就麻煩你們了。」

老闆娘三人領著他們進門，在玄關處換拖鞋時，幾人一邊好奇的東張西望——跟屋子的外觀一樣，裡面的擺設也都是木造的，櫃檯後掛了一幅畫，畫了一隻白鶴在用自己的羽毛織衣，正是「白鶴報恩」的故事，櫃檯旁有個陶製素面花瓶，既古樸又典雅。

隨後，老闆娘親自帶他們到房間，艾澄恩、陳羽蝶、林思琪三個女生住一間，黃佑廷、王翊則兩個男生住一間。

「謝謝妳。」五人將行李放回房間，「讓妳親自接待我們，真是不好意思。」

老闆娘看著幾人微笑，她雖然年紀不輕了，但有股熟女的魅力，尤其笑起來，格外的婉約，「前陣子有個資深女中辭職了，現在旅館裡除了我之外就只有兩個女中，所以會有點忙不過來，如果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，隨時都可以向我反應，那麼等客人們稍事休息後，再由我帶大家參觀環境吧。」

她剛說完，有個女中敲門進來送上熱毛巾和浴衣，彎腰一鞠躬後又退了下去。

大家迫不及待的放好東西並簡單整理下，便跟著老闆娘四處參觀。

「哇，這間旅館滿大的耶。」林思琪一邊走一邊驚嘆著。

「是啊，但客人好像有點少。」王翊開口提出發現。

「當然啦，這可是聽說只有內行人才知道的旅館耶，又在深山裡，交通比較不方便，所以才沒有那麼多觀光客。」陳羽蝶簡單解釋道。

「原本是這樣啊。」艾澄恩點點頭。

老闆娘一直在聽他們說話，等到他們說完，才親切的笑了笑，開始為他們介紹，「這是我的家族經營的溫泉旅館，傳承有百年之久，由於極少做宣傳，一般都是靠客人間口碑推薦，今年難得想做點突破才上網做促銷活動，你們遠道而來，一定要好好玩哦。」

「嗯。」幾人開心回應，繼續跟著老闆娘參觀。

阪東溫泉旅館在當地很有名氣，是由一個望族開設，直到現在都是由本家的長子或者長女繼承，而阪東便是這間旅館主人的姓。

「怎麼一直都沒有見到老闆呢？」聽完老闆娘的講解後，林思琪如是問道。

老闆娘掩嘴笑了下，「妳猜錯了呢，其實我才是阪東家這一代的繼承人，我沒有兄弟姊妹，是個獨生女，而我的丈夫是入贅進來的，所以阪東是我的姓哦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眾人紛紛點頭。

「這就是老闆娘的丈夫吧？」說到這裡，艾澄恩眼角餘光瞄到牆上掛著老闆娘和一個男人的合照，只不過照片上的老闆娘比現在年輕一些。

「是啊。」她笑著點點頭。

「老闆娘好幸福，妳的老公很帥呢。」林思琪羨慕道。

「不過我丈夫長年在外工作，並不待在旅館裡。請這邊走，注意腳下。」老闆娘笑了笑，帶著大家來到一樓，「這裡是大浴湯，再過去是廚房，大廳櫃檯剛才進門你們已經看到，我就不多作介紹了，不過半夜若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打內線

『九』，我們櫃檯隨時有人在，也歡迎大家到處逛逛，只有廚房後面的院子千萬不要去。」

聽她這樣說，眾人的好奇心都被勾起來，「為什麼不能去？」

「因為院子外就是懸崖，現在是嚴冬，地上的積雪濕滑，萬一出意外的話就不好了。」老闆娘慎重叮囑，「出門在外，安全第一。」

「是。」大家乖巧點頭。

「小恩，妳在哼的是什麼歌？」聽艾澄恩哼的歌很好聽，林思琪忍不住問。

「咦，有嗎？」她不好意思的撓撓頭，「是首日本童謠啦，剛才在巴士上聽一位媽媽唱給她的寶寶聽，覺得很好聽，不知不覺就哼出來了。」

「是那位媽媽啊。」陳羽蝶對那位媽媽也有印象。

來溫泉旅館這邊的巴士一天有兩班，不過旅館並不是終站，巴士還要往前開，剛才車上有對父母帶的小嬰兒一直哭，但只要聽到媽媽哼的童謠就立刻停了下來。

「小恩妳好厲害，只不過在巴士上聽了幾遍就記下來了。」王翊說著走到她身邊，「我送妳個吻作為獎勵吧。」

「才不要，你別趁機揩油！」艾澄恩連忙跳開。

「我們班的同學早就知道，小恩只聽一次就能記住歌的旋律，虧你還自稱是小恩的青衫之交，連這個都不清楚。」黃佑廷撇嘴說。

「開開玩笑嘛。」王翊又撥了下自己的劉海。

說話間，幾人已經跟著老闆娘走過大浴湯、廚房，最後她將大家帶到一間和室，

「這裡就是餐廳，營業時間那木牌上有寫，是自助式的，大家喜歡吃什麼就拿什麼，不過酒類得另外向櫃檯登記，好了，我們的參觀到此結束，接下來看各位是要繼續逛逛還是用餐都可以，之後請務必好好享受溫泉哦。」

「謝謝老闆娘。」幾人因為餓了決定先用餐，於是找了張桌子坐下便各自去取食物。

此時正是晚餐時間，艾澄恩等人也打量著周圍的其他旅客，有個三口之家坐在窗邊，父親正在逗兒子，在他們旁邊則有對情侶正互相餵食，還有一票似乎也是來度假的大學生，不知道正在講什麼，捂著嘴笑得很開心。

「妳看那個男生長得很帥耶。」林思琪悄悄扯了扯她的衣袖。

艾澄恩轉頭看向死黨說的方向。

咦？那個一頭黑色短髮，古銅色皮膚，個子很高的男生怎麼好像有點眼熟？

「是艾澄恩嗎？」正當她們看向那個男生時，他居然也轉頭過來，甚至還叫出她的名字。

「是小恩認識的人嗎？」林思琪問道。

「好像是從前的學長。」她點點頭，看向走過來的人，「你是……學長？」

「哈哈，果然是妳，艾澄恩。」那男生伸手拍拍她的頭，「沒想到會在這裡遇到妳呢。」

「是啊，學長，這麼巧。」她有點尷尬的笑著。她那時就讀的學校國中部和高中部是一起的，這位學長是高中部的，還是學生會會長，她因為是班長，所以和他見過幾次，但她入學時他就已經高二，高三因為課業關係也不再擔任學生會長，所以說兩人雖然認識，卻不算太熟，只知道他是中日混血兒，而現在最重要的是，她居然很丟臉的忘了學長的名字。

「你們是趁寒假來這邊玩嗎？」學長揚起開朗陽光的笑，電力十足。

她還沒回答，林思琪便搶先開口，「是啊，我們是T大日文系二年級的學生，沒想到你是小恩的學長呢，不如大家坐在一起吃吧？」

「好啊。」學長倒是很爽快的答應了，向林思琪伸出手道：「妳好，我叫長瀨武。」

「你好！」

幸虧他自己報上名字。艾澄恩暗暗鬆了一口氣。

「學長一個人來這邊度假嗎？」一直都沒見他有朋友過來，艾澄恩隨口問。

「不是，和我表弟一起來的，那傢伙酷愛泡溫泉，不泡個痛快是不會出來的，而我主要是回來探親。」他笑笑，「我爸是日本人，每年寒假我都會回來一趟順便度假，每次都會來這間溫泉旅館，這是我表弟的最愛，當然我本人也滿喜歡的，你們很會選地方，這裡很不錯哦。」

「嗯，是我同學幫忙訂的。」艾澄恩指了指陳羽蝶，「剛才都為學長介紹過了，這位是我們當中日語學得最好的陳羽蝶，就是她發現這間溫泉旅館正在做促銷活動，我們才有機會來到這裡玩。」

長瀨武朝陳羽蝶點點頭，又轉向艾澄恩，看了她一會，突然笑了出來，「妳剛才見到我時根本想不起來我的名字吧？」這丫頭原本如臨大敵的表情實在太經典

了。

「呃，那、那個……」她還以為糊弄過去了呢，沒想到學長還是發現了，於是有點尷尬的點點頭，「不好意思，學長。」

「哈哈，沒什麼。妳這學妹很有意思呢，當初我本來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他突然住了嘴，咳了一聲將頭轉到一邊，還不自然的撓撓頭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艾澄恩感到奇怪的問。

「沒什麼。」長瀨武有點臉紅的轉開話題，「你們要在這裡待幾天？」

「兩天。」她回答，「學長呢？」

「我今天早上就來了，還要再待兩天，真是很巧呢。」

這邊艾澄恩和長瀨武聊著，另一邊陳羽蝶和黃佑廷也聊得很是投機，黃佑廷雖然內向不太愛說話，但一旦說到他喜歡的日本文化便滔滔不絕，而王翊不管走到哪裡都有眾多女生包圍，飯吃到一半就已經坐到一群女大學生那桌，只有林思琪一個人很快吃完晚餐，先一步離開餐廳回去房間。

「她看起來好像不太高興的樣子。」看著離席的她，長瀨武對艾澄恩說。

「有嗎？沒有吧。」看著死黨離開的方向，艾澄恩聳肩回道。

看著她的樣子，長瀨武「噗」的一聲就笑了出來，「妳好像比以前更遲鈍了呢？」

「我哪有更遲鈍，不對，我什麼時候遲鈍了？學長你真是的……」

吃過晚餐後，幾人準備去享受一下溫泉，長瀨武因為來得很早，說累了便回去休息。黃佑廷和王翊則先送兩個女生回房間。

「小恩、羽蝶，外面有個露天風呂很不錯，是男女混浴的哦，要不我們一起去吧？」去換衣服前，王翊笑著對兩人提議。

「你自己去吧！」兩人同時回了他一句，頭也不回的進自己房間。

而王翊也被黃佑廷給拖走了。

艾澄恩和陳羽蝶一起進房叫林思琪，她正躺在床鋪上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「思琪，妳在幹麼？我們一起去泡溫泉吧。」見她看也不看她們，艾澄恩走過去問她。

「我不想去，妳們去吧。」

她的語氣很明顯不開心，就算艾澄恩再怎麼遲鈍也聽出來了，又想到學長之前說的話，於是問道：「思琪妳怎麼了？不開心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身體不舒服。」她轉過身背對艾澄恩說。

「那怎麼辦？好不容易來旅行竟然生病了，有沒有帶藥……」

艾澄恩話說到一半，就被陳羽蝶打斷了——

「別鬧脾氣了，妳究竟是不開心還是身體不舒服我會看不出來嗎？是誰惹妳了？」陳羽蝶不由分說扯開棉被，將林思琪拉了起來。她與思琪是多年的好友，小學時就是鄰居，後來中學又是同班，還一起考上T大，對她再了解不過。林思琪被她從被褥裡拉了出來，仍舊有點悶，「妳們去就好了，叫我做什麼？我又不想去。」

「怎麼會不想去，當時妳不是很期待嗎？別不开心了，我們快點去吧。」發現她並不是身體不適，艾澄恩也連忙過來勸說。

就這樣，兩人連拖帶拉，才把半推半就的林思琪拉進女湯。

更衣室一側的架上擺放著很多籃子，三人將衣服放進籃裡，艾澄恩一邊換衣服一邊打量著四下，發現靠窗的地方有張小床，上頭站著一個穿著黑色和服的小女孩，「那張小床是做什麼用的？」她推了推旁邊的陳羽蝶問。

陳羽蝶是幾人中日語最好的一個，之前又來日本旅行過一次，所以有什麼問題大家都喜歡問她。

「好像是讓媽媽幫小孩穿衣服、換尿布的地方。」

「不會吧，會有媽媽帶寶寶來泡溫泉的嗎？四十幾度耶，扔進去會煮熟吧？」林思琪的壞心情終於被將要泡溫泉的興奮驅走，聽到她這麼說，便感到奇怪的皺眉。

「煮熟？哪有那麼嚴重……但被妳這麼一說也感覺有點可怕。」陳羽蝶拍了她一下，先一步進去旁邊的淋浴間。

林思琪扁扁嘴也跟了進去。

「妳們動作都好快哦。」艾澄恩一直東看西看，自然動作比較慢，她連忙加快速度，同時想著，怎麼只看到小女孩卻沒見到她媽媽呢？想著的同時又往那張小床看去，卻已經不見那個小女孩。

她愣了下，隨即想可能是剛才她們說話時小女孩跑掉了吧，便也沒有在意，但當她轉過身準備把換下來的衣服放進籃子裡時，卻發現原本放在架上的那個籃子不見了。

就只有她的不見，其他人的都還蓋著毛巾放得好好的，她頓了下，突然感覺背後有人抓了她腿一下，她嚇得尖叫了聲，猛地轉過頭。

身後沒有人，但放著她衣服的那個籃子卻突然從空中掉下來，「啪」的一聲，原本摺好放進去的衣服頓時掉在地上。

怎麼回事？她驚恐的看著周圍。這籃子怎麼會自己飛起來？剛才又是誰抓了她一下？這裡明明沒有人啊。

「小恩，妳快一點啦。」這時淋浴間傳來陳羽蝶的催促聲。

「來了。」她趕忙應著，又四下看了看，確定什麼都沒有，她便將掉在地上的衣服重新放回籃子裡，然後用毛巾蓋好放回架上，做完這一切才跑進淋浴間。

「妳幹麼？看起來慌慌張張的？」林思琪和陳羽蝶各自坐在一張凳子上淋浴，見她樣子急匆匆的，有些詫異的問。

「我……」她原本想將剛才的事情說給兩人聽，又怕是自己的錯覺反而把旅行的氣氛弄壞，遂轉而說：「沒什麼，妳們兩個動作這麼快，我怕趕不上啊。」

三人很快淋完浴，便準備去泡嚮往已久的溫泉。

「去露天的比較好啦，既可以欣賞大自然的美景，又可以感受溫泉的魅力。」陳羽蝶提議。

「可外面冷死了。」林思琪卻不贊同，「我想到要光腳踩著那些石頭進去溫泉，

一會泡完還要踩著那些石頭出來，渾身就哆嗦。」

「這裡的特色就是露天溫泉啊，室內的太沒意思了。」

兩人僵持不下，最後林思琪轉向艾澄恩問：「妳覺得呢？」

「我也覺得外面有點冷，可室內有點多耶……相較之下，外面一個人都沒有，不然我們還是去泡露天的好了。」大概是因為天氣太冷，女湯這邊，大家都集中在室內。

「好吧。」林思琪點點頭，跟著兩人一起往露天溫泉走去，腳下的石頭確實很冰，不過比想像中好一點。

三人來到室外，便迫不及待的進入溫泉池裡，溫泉有種獨特的硫磺味，在這樣的環境聞著，不但沒有不舒服的感覺，反倒讓人身心舒暢，有說不出的愜意。

「還是露天溫泉比較好。」艾澄恩感嘆道。

風陣陣吹來，但因為身體浸在溫泉裡，並不覺得冷，而且靠著池畔抬頭看著夜空真的很享受，同時風吹過竹林的聲音也很美妙。

三人一邊泡溫泉一邊聊了起來，林思琪卻突然說：「這溫泉這麼熱也有魚嗎？」

「魚？」聽了她的話，艾澄恩和陳羽蝶忍不住笑出聲來，「怎麼可能，溫泉裡不可能有魚的啦。」

「可我一直感覺腳邊有滑溜溜的東西蹭來蹭去的，不是魚又會是什麼？」林思琪說著，探頭想往水下看，但溫泉上氤氳著一層霧氣，所以她根本看不清楚水下有什麼。

「是水流吧？魚應該不可能生存在溫泉裡的。」陳羽蝶猜測道。

「就是啊……」艾澄恩附和著，然而她話還沒說完，也感覺到有什麼擦著她的小腿肚游過去，那感覺很真實，很明顯是有什麼碰到她，而且她確定絕對不會是水流。她看了眼其他兩人。她們的距離說起來不算遠，但也絕不近，按照她們三人現在的位置，羽蝶和思琪是無論如何也碰不到她的，而溫泉裡又不可能有魚，那麼碰到她的是什麼？

「真的不是魚嗎？」另一邊，林思琪並不知道艾澄恩的狀況，還嘗試著想要看看自己的腳下。

「一定是水流，妳別神經過敏啦。」陳羽蝶又說。

「可怎麼感覺都不像是水流啊。」

艾澄恩不說話，低下頭看著溫泉池裡，同樣什麼都看不清楚，而就在她正疑惑時，腳下再次出現一種摩擦的感覺，緊接著她的腿被什麼抓住了，她驚恐得一動也不敢動。

是溫泉的水太熱了吧，還是她太緊張？汗涔涔流下，她心跳如擂鼓。

能感覺得出在水下抓著她的是一隻手，那手的溫度很低，甚至可以說是冰涼的，在溫泉中顯得格外鮮明，五根手指清晰的貼在她皮膚上，但這隻手似乎很小，抓在她右小腿外側的位置，並不斷的抓撓著。

她幾乎要被嚇昏過去。她們三個進來前這溫泉根本沒有人，現在也看不到其他人，而按照這手的大小來看，對方應該是個小孩子，怎麼可能一直潛在水下，更

何況人在溫泉裡，就算之前很冷，也早該暖和了才對，但這手……

她嚥了口口水，陳羽蝶和林思琪還在為溫泉池裡究竟可不可能有魚爭論著，完全沒有注意到她這邊的情形。

那隻小手還不斷在她腿上抓撓著，可她卻無論如何都看不清水下的情形，就這樣過了一會，她緩緩的低下頭，準備把手伸到水下去抓那隻小手。

當這個念頭冒出來時，連她自己也被嚇了一跳，之後她便安慰自己，別怕，也許不是手，而是有著五個觸角的什麼動物，只要把牠抓起來丟到一邊就沒事了。

這麼一想，她心稍微安定，深吸一口氣，猛地把手探進水中——

她抓到了什麼，涼涼的，像是一截蓮藕，隨後那東西像是發現她的意圖，猛地抽回，「嘩啦」一聲，水面突然濺起一道很高的水花，然後一切緩緩趨於平靜。

陳羽蝶詫異的看過來，「小恩，妳在幹麼？」

艾澄恩臉色慘白的呆在原地，半晌後突然從溫泉池裡站起來。

她剛才抓到的分明是一個小孩子的手臂，而且那孩子還掙脫了她，但這裡根本沒有小孩，難道是鬧鬼嗎？越想越覺得害怕，便急忙的往外走，「我們快點回去吧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林思琪也納悶的問。她們才到這邊沒多久，自己也正泡得起勁呢。

「水下……水下有隻手……」站在冰冷的石頭上，艾澄恩心有餘悸的回頭盯著溫泉，

「不是……有人……」

因為過分緊張，她有些語無倫次，更讓兩人一頭霧水，「妳在說什麼啊？」

「剛才水下……有隻手抓住我了！」她深呼吸了好幾次才強迫自己冷靜下來。

「不可能，妳是不是也碰到魚了？」林思琪猜測。

「都說下面不可能有魚的。」陳羽蝶立刻反駁。

「不是魚，是人的手，一隻很小的手，而且我還抓到它，剛剛……它一直抓著我的腿！」雖然因為緊張有些表達不清，但其他兩人還是聽懂她在說什麼了。

陳羽蝶輕笑出聲，「小恩，妳該不是要告訴我們，妳撞鬼吧——」

說到這裡，她突然停了下來，兩隻眼睛瞪著艾澄恩赤裸的右腿，緊接著林思琪也驚叫一聲，像是被燙到似的，兩人從溫泉裡跳了上來，就那樣站在寒冷的風中。

見到兩人的舉動，艾澄恩緩緩低頭看向自己的右腿。

在她右小腿外側，剛才被那隻小手抓到的地方，赫然有道小小的黑色手印！

第二章 招魂歌曲

三人換好浴衣後回到房間，才剛進門，陳羽蝶就打了個大大的噴嚏，「剛才那麼一鬧，恐怕我要感冒了。」

艾澄恩沒說話。剛才的遭遇嚇死她了，回來的路上她一直在想水裡那隻手的事，還有在更衣室時那個籃子也怪怪的，這間旅館裡面該不會有不乾淨的東西吧？

「妳別一直不說話啦！我剛才雖然也被嚇了一跳，但那個看起來或許像個手印，不過也有可能是別的東西抓的啊。」陳羽蝶見她若有所思，林思琪也是一副驚疑不定的樣子，便出聲想讓她們放鬆一點。

她也一直這樣說服自己，但當時的感覺太清晰，那確實就是一隻手啊。艾澄恩只是默默看著她，還是沒有開口。

「妳們不要這樣嘛，我們是出來旅行的，妳們兩個都不吭聲，很討厭耶。」陳羽蝶嘟嘴抗議，「這幾天大家都累了，別一直去想那些有的沒的，剛舒舒服服的泡過溫泉，我們還是快點休息吧。」

說著她就拿了被褥開始鋪床。之前離開時林思琪的被褥還鋪在地上，她就將被褥鋪在她旁邊，之後也沒等兩人回應，逕自躺了下去。

林思琪看了她一眼，想了想，對艾澄恩說：「我也累了，我們早點休息吧。」

「嗯。」艾澄恩點點頭。她確實也疲憊得要命，而且時間不早了，一直想那些事還不如早點睡，也許一覺醒來，會發現剛才的事情都是作夢。

於是三人就這樣在詭異的氣氛中睡去。

第二天，天還沒亮，艾澄恩就醒來了，大概昨天太過疲憊，沒想到一夜睡得異常的熟，直到早上才被凍醒！

沒錯，她是被凍醒的，一覺醒來，只覺寒氣襲人、刺入肌骨，往窗外一看，才發現下起了暴風雪，風很大，夾雜著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到地上，窗子的縫隙發出「嗚嗚」的聲響，四周樹木也被吹得不住搖晃。

「怪嚇人的。」她小聲嘟囔一句，便輕手輕腳的起身。

雪景確實很美，但這樣的暴風雪實在讓人害怕，轉頭看一眼兩個同伴，她們還在睡。

羽蝶這傢伙，又蒙著頭睡覺，早告訴她這樣會呼吸不順，就是改不了。

艾澄恩很快洗漱完畢，輕輕拉開門離開房間。現在餐廳那邊也還沒開始營業，她記得大浴湯旁有個小休息室，不如去那裡看電視好了。

想著就往那間休息室走去，沒想到已經有人在那裡，不過那人並沒有在看電視，而是站在窗邊看著外面的雪景。

艾澄恩正想著還要不要進去時，發現對方竟然是長瀨武。

「學長，這麼早。」她一邊走一邊打招呼。

「是妳啊。」長瀨武轉過頭看到是她，沖她笑了笑，「我昨天睡得早，很早就醒來，出來隨便逛逛。妳怎麼也這麼早？妳的朋友們呢？」

「她們還在睡，我怕吵醒她們才想來這邊的。」艾澄恩走到他旁邊，也看向窗外，

「好大的雪呢！」

「是啊，昨晚就開始下了，現在積雪一定很深。」長瀨武轉頭問她，「昨晚溫泉泡得舒服嗎？」

提到這個，艾澄恩立刻又想到昨天的事，她不自覺的看一眼自己的小腿，含糊的答道：「還好……學長，你之前經常來這間旅館嗎？」

「也不算經常，但幾乎每年都會來一次。」感覺她似乎有話要說的樣子，他歪著頭看她。

「那……」猶豫了好久，她才終於婉轉的問出來，「這間旅館有什麼傳說嗎？」

「傳說？妳是指什麼？」

「就是……比如說……」她不知道自己該不該這樣問學長，但又實在很想知道，「比

如河童什麼之類的……」不過怕自己的問題太嚇人，所以話到舌尖又轉了個彎。

「呃……河童？！」聽了她的問題，長瀨武忍不住錯愕了下，「妳說河童嗎？這裡是溫泉耶，怎麼可能會有關於河童的傳說，妳真是比以前更可愛了！哈哈……」也不知道是因為被取笑，還是因為學長後面的那句可愛，艾澄恩不由自主就紅了臉，「學長你別笑我啦。」

「不好意思，呵呵……」他忍住笑，低頭看向她問：「怎麼突然問起這個，妳喜歡這種東西嗎？」

「沒有啦，隨便問問而已。」昨晚的事說出來也一定只是再被取笑而已。想了下，艾澄恩決定把話題扯到其他地方去。

兩人又聊了一會，看著到了早餐時間，便往餐廳那邊走去。

黃佑廷和王翊也已經起來了，正在餐廳裡和其他旅客聊天，王翊身邊圍了一圈的女生，好像就是昨晚吃飯時遇過的那幾名女大生。

「是真的。」其中一個女生坐在椅子上對王翊說：「她也看到了。」

旁邊的女生點點頭，「嗯，沒錯，我們不會看錯的，簾子外真的有道懸浮的人影。」

「懸浮，是說雙腳離地？」黃佑廷好奇的問。

「嗯，就是雙腳離地，而且距離地面還很遠，絕對不會有錯。」那女生表示。

「妳們一定很害怕吧，不用怕，今天再泡溫泉的話和我一起就好，我會保護妳們的。」王翊笑道。

這傢伙到哪裡都是這副德行。艾澄恩撇撇嘴走上前和兩人打招呼。她倒是對剛才那個女生說的話有點介意，因為昨天她也遇到奇怪的事情，便問：「妳剛才說的懸浮的人影，是怎麼回事？可以告訴我嗎？」

「昨天我們去泡溫泉，因為外面太冷，所以就待在室內，但中途又想要去露天溫泉感受一下，於是我們兩個就起身準備轉移陣地，可才走到一片簾子前，就看到一道人影。」

「那人影正在移動，而且兩腳懸空耶，離地足有半公尺多，我們被嚇了一跳，不過隨即想也許是什麼東西的影子，便掀開簾子一看，但是什麼都沒有，也沒有可以投射出那種影子的東西，再把簾子放下，那道影子就消失不見了。」大概是遇到這樣的事本來就想找人傾訴，聽到艾澄恩問，女生立刻將昨天遇到的事情說給她聽。

「是通往露天溫泉的那片簾子嗎？」她還記得女湯的室內和室外有一小段距離，中間還隔著一片簾子。

「就是那片簾子。」女生點頭回答，「好恐怖哦。」

「別怕，有我在，什麼都不用擔心。」王翊朝著那女生拋了記媚眼。

而艾澄恩想的全是女生說的懸空的人影。按照她所說，那人影出現在露天溫泉，那不就是她和羽蝶、思琪所在的地方？那隻手……

這個女孩看到的那道人影，會不會就是在溫泉裡用手抓她的那個東西？

想到這裡，艾澄恩感到不寒而慄。

「妳怎麼在發抖？哪裡不舒服嗎？」看出她的異樣，長瀨武伸手扶了她一下。

「沒事……」她坐到椅子上，覺得渾身發冷，心想自己絕對不要再去那個露天溫泉了。

「如果妳生病那就糟糕了。」看著窗外的暴風雪，長瀨武皺眉說：「雪下得這麼大，恐怕連醫院都沒辦法去呢。」

這是什麼意思？艾澄恩轉過頭看他，「為什麼？」

「這旅館本來就位在深山裡，一天只有兩趟巴士往返而已，現在雪下這麼大，恐怕巴士進不來了。」他解釋道。

「所以說我們也無法離開了嗎？」艾澄恩立刻緊張起來。

「反正你們不也打算在這裡待兩天的嗎？這才過了一個晚上……可我怎麼感覺妳好像急著要離開似的。」說到這裡長瀨武微笑反問。

她也急著走，只是突然有種很不祥的預感，「巴士真的不會來了嗎？」

「恐怕是來不了了。」這次回答她的卻不是長瀨武，而是一個沒見過的中年男子，

「我剛才已經打電話向巴士公司確認過，他們說風雪太大沒辦法發車及駕駛。唉，我們計畫今天早上去其他地方的，這下恐怕要多待幾天，看這天氣，短時間內應該不會停了。」

「不會吧，我今天下午還有事耶。」另一行旅客中有人抱怨，「真是的，本來想說趕著打折來享受一下的，居然會這樣，希望雪快點停吧。」

「唉，剛才見到雪覺得好美，但我也喜歡這種暴風雪，本來還想說今天大家一起去附近走走，這下也只能繼續待在旅館裡了。」王翊嘆了口氣。

「還是先吃飯吧，就算天塌下來也是要吃飯的。」黃佑廷很實際的建議。

一會林思琪也來到餐廳，見到艾澄恩便挨著她坐下來，「羽蝶呢？」

「沒和我一起啊，我起來時妳們兩個都還在睡呢。」艾澄恩已經取好食物，一邊吃一邊回答。

「我起來就不見她人影了，還以為妳們兩個一道過來吃飯呢。」

「她沒和我一起，應該是我起來之後她才起床的吧……」說到這裡，艾澄恩停了一下，「也不一定，我起來時怕吵醒妳們並沒有開燈，也很快的洗漱好，只是瞟一眼妳們兩個的被子，但很暗也看不清楚，而且妳知道的，羽蝶一直有蒙頭睡覺的習慣，所以我其實沒看到她，只是看到她的被褥鼓起來。」

「真是的，她跑哪裡去了？」林思琪說著，看見王翊和黃佑廷端著飯走過來，便又問：「你們兩個有看到羽蝶嗎？」

「沒有啊。」兩個男生回答，「怎麼，找不到她了嗎？」

「起床後就沒看到她。」林思琪擰眉道。

「先吃飯吧，說不定她昨晚沒泡夠又去泡溫泉了呢。」王翊聳肩說。

依羽蝶的個性，這不是沒有可能的事，她一向獨立，而且難得來一趟日本，也許她想多享受幾回。

低頭吃完早餐，兩個女生跑去女湯找人，但卻沒有見到同伴，打手機也沒人接。於是大家分頭去找，而長瀨武陪著艾澄恩把旅館內找了一遍也沒找到她的人，風雪這麼大，人也不可能到外頭去，這下急壞了幾人。但失蹤時間太短，也沒辦法

肯定她是出了意外，所以大家只能尋求老闆娘的幫助。老闆娘問過工作人員，卻都說沒有看到人，更糟的是，由於暴風雪太大，不只手機開始收不到訊號，旅館的電話也全都線路故障不能使用。

「現在怎麼辦？對外通訊全部斷了，聯絡不上警察，也找不到羽蝶，這麼大的風雪，她不會出什麼意外吧？」晚上，幾人圍坐在休息室，艾澄恩很擔憂的說。

「應該不會有事的，我們等一等，也許她只是去了哪裡。」長瀨武嘴上雖然這樣說，其實心裡也覺得情況不樂觀。他們幾個不過是大二的學生，又是在國外旅行，應該不會亂跑才對，現在卻已失蹤一天，實在很讓人擔心。

艾澄恩也知道長瀨武只是在安慰她，但現在除了等，他們也沒有其他的辦法，只好點了點頭。

因為陳羽蝶的失蹤，幾人頓時都沒了興致，聚在一起面面相覷，卻沒人說話，過了不知道多久，王翊站起身來，看了眼眾人，提議道：「我們去泡溫泉吧。」

他想轉換一下氣氛，與其這樣坐在這裡胡思亂想，不如找點事做。

「我不想去……」林思琪提不起勁。

「佑廷，一起去吧？」王翊轉向一直低著頭的黃佑廷。

「我也沒有興致。」他搖搖頭道。

「那我自己去好了。」說完，他站起身就往外走。

黃佑廷一向習慣早睡，王翊走後，便先回房休息，林思琪也想回房間，艾澄恩卻完全沒有睡意，想了想，便留在休息室裡看電視。

「我去看一下我表弟，一會再過來找妳。」長瀨武打了聲招呼也暫時離開。

此時休息室裡除了她並沒有其他人，艾澄恩便轉到一個自己喜歡的節目頻道看了起來。

這是一部愛情喜劇片，但因為沒有從頭看，所以很多情節看不太懂，其實她也并不是真的想看電視，只不過心裡煩亂，便想要找些事情打發時間，何況就算現在讓她回房間睡覺，她也一定睡不著的。

然而看著看著，卻感覺到周圍有什麼不對勁，一樣的牆壁、一樣的天花板、一樣的沙發、一樣的電視，好像一切都和剛才一樣，但卻又有些地方似乎不同了。她轉頭看去，明明覺得有哪裡不對勁，卻實在找不出來，她眼睛所看到的地方，每一樣東西都很正常。

但她卻莫名的煩躁，心無端端的懸了起來。

不，一定有什麼地方不一樣了！她的第六感非常篤定。

她不再看電視，而是在休息室內四處梭巡著，仔細體會那種異樣的感覺，希望能有所收穫。

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她突然發現是什麼地方不對勁了，在紙門外，好像有雙眼睛在窺視著她。

她盯著那扇紙門，只見有兩個光點閃了一下，就像是在紙門後窺視她的人突然眨了一下眼睛，她立刻想到之前遇到的事情，不由得打了個冷顫。

未知的不安讓她害怕了起來，坐在沙發上和紙門外的那雙眼睛對峙著，想要上前

去拉開紙門看看外面究竟有什麼，卻又怕看到自己無法承受的東西，想了好久，才對自己喊話，無論如何一定要確認一下。

又深吸了口氣，她用手撐著身體從沙發上站起，周圍的氣溫似乎降低了一些，她雙臂爬滿雞皮疙瘩並不斷輕顫著，她緩慢的走向那扇紙門，一下子用力拉開它。門外是光線昏暗的走廊，並沒有人在，她又向四周看了看，仍舊什麼都沒發現。冷汗順著臉頰無聲滑落，恐懼使得感官加倍敏感，她兀自喘息著，然後決定不再逗留，至少回房間去還有思琪在。

打定主意，她便快步往房間方向走，但才走沒幾步，便聽到對面傳來一道熟悉的聲音，「小恩？」

她抬起頭，迎面而來的正是長瀨武，她像是看到救星一般跑過去，雙手死死拽住他的衣角，「學長。」

「怎麼啦？」看她臉色明顯不對，他皺了皺眉，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說話的同時，大掌也輕撫上她的臉。

「剛才……剛才紙門外好像有什麼在偷窺我。」她咬咬下唇，半晌才說出來。

「是誰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拉開門看時，什麼都沒見到，可能是我神經過敏，但……但當時那種被盯上的感覺好真實。」想到剛才的情形，她差點哭了出來，「學長，這旅館會不會有……」

「應該不會吧，我每年都來，也沒聽人說遇到什麼怪東西，可能是有人剛好路過吧。」看她實在很害怕，他伸手拉過她的，這才發現她的手心早被冷汗浸濕，而且抖得不成樣子，他連忙用力握住她的手給予力量，「我送你回房吧。」

他的手很大並且熱呼呼的，頓時讓她安心許多，一路跟著他往房間走，但卻忍不住回想之前遭遇的所有事。

兩人走到艾澄恩的房間，她進了門，然後鞠躬向學長道謝。

「不用這麼客氣啦。」長瀨武站在門外伸手在她頭頂上拍了拍。

這動作讓她覺得很溫暖，想到剛才因為害怕，不知道什麼時候竟和學長牽著手，不禁害羞地紅了臉。

「別想那麼多，早點休息。」長瀨武體貼的笑笑，轉身離開了。

「謝謝學長。」她朝著對方的背影再次道謝，看著漸漸遠去的身影，有點出神。等她回過神來時，發現門邊有個閃閃發光的東西，低頭一看，原來是學長一直戴在脖子上的項鍊，她連忙從地上撿起來，看樣子是項鍊後的環釦鬆了才會掉下來。學長回房後一定會發現項鍊不見了，她要快點還給他才行。艾澄恩連忙朝著長瀨武離開的方向追過去，但是他早沒了蹤影。

「不再呼吸，空氣從此對我毫無意義，進入永久的長眠，離開眷戀的世界……」沒找到學長，卻聽到有人在哼一首日文歌，從不遠處傳來，歌聲很縹緲空靈，旋律也不同於一般的歌曲，很是特別。

艾澄恩被這歌聲吸引了，不自覺的循聲走去，聲音似乎是從樓上傳來，她踏著臺階往上走，發現旅館內原來還有個小閣樓。

小閣樓籠罩在一片黑暗中，她猶豫著，不知道要不要上去，但那歌聲似乎帶著一種無法抗拒的魔力，猶豫了一會，她還是踩著那有些老舊的木梯向上走。

木梯雖然看起來破舊，但踩上去還算結實，只是發出「吱呀吱呀」的輕微聲音，但艾澄恩的心思全被那首歌吸引住，也沒有想太多就上了樓。

閣樓很黑，遠遠的從一個很小的窗戶灑進一些月光來，但因為外面刮著暴風雪，月光極其微弱，借著微弱的光線，她隱約看到一個小孩子，大概四、五歲的樣子，從那頭長髮看來，應該是個小女孩。此時此刻，小女孩正在唱歌，而唱的正是她聽到的那首。

「是妳在唱歌啊！」看到對方是個小孩子，艾澄恩頓時放鬆警戒，只覺得有點奇怪，這孩子怎會一個人待在閣樓上呢？她主動打了聲招呼，但小女孩卻沒有理她，只是繼續唱著。

也許是怕生吧，艾澄恩想著，也就沒有往前走，而是站在樓梯口，聽著小女孩繼續唱歌。

唱完一曲，小女孩睜大眼睛看她，她拍手鼓掌，「這曲子很好聽，妳唱得也很好，我都被迷住了呢。」

說完，她笑了笑，又問：「妳是和誰一起來的？家人住在哪個房間？」

小女孩還是不說話，仍舊只是靜靜地看著她。

「別怕，姊姊不是壞人哦~~」艾澄恩用和孩子說話的特殊語調哄著，「妳是哪裡人？看妳身上穿的是和服吧？還是說妳是旅館工作人員的孩子呢？」

可不管她怎麼問，小女孩都是一臉害羞的沉默著，並不說話。

「妳怎麼一個人跑到閣樓上來，姊姊帶妳下去好嗎？」見她絲毫沒開口的意願，艾澄恩向她走近幾步。

不知道這個小女孩是誰家的孩子，但放她一個人待在閣樓裡總是不太好，她的家人找不到她應該會擔心吧！

小女孩雖然見她靠近，仍舊站在原地不動，似乎並不排斥她。

她見狀，繼續慢慢往前，走到小女孩面前時，才終於看清她的相貌——皮膚白皙，穿著一身黑色和服，長得非常可愛。

原來是她啊！昨晚和思琪她們去泡溫泉，換衣服時見到那個站在小床上的小女孩應該就是她吧，不過她後來去哪裡了？怎麼好像一轉身就不見人影，昨天也沒見到她的家人啊。

艾澄恩正想著，小女孩卻不由分說地伸手拉住她，才剛想要開口說什麼，突然眼前一黑，便失去了知覺。

當艾澄恩昏昏沉沉睜開眼睛時，發現自己正躺在旅館房間裡，而且是在她自己的被褥裡。

頭有點痛，她用手揉了揉太陽穴，感覺還有點不清醒，伸手去摸手機，雖然已經收不到訊號，但至少還有手錶的功能，她按下開機按鈕，螢幕亮了，看一下時間，快六點，就要天亮了。

奇怪，她究竟是什麼時候睡下的，為什麼自己完全沒有印象？

她翻了個身，看了眼睡在旁邊的林思琪，想要問問她，但是想了想，為這種事把她吵醒似乎不太好，等她起來再問吧，於是又轉過身去，背對著林思琪想之前遇到的事情。

那個小女孩確實有點奇怪，上次見到自己時也是，突然人就消失不見，而這次，怎麼一碰到她就昏過去呢？難道一切都是自己在作夢？想來想去，仍舊理不出頭緒，這時候卻突然聽到廁所方向傳來抽水馬達的聲音。

「嘩啦啦……」她被嚇了一跳，轉頭看去，發現廁所門關著，但從門下縫隙洩出一絲微弱的燈光。

怎麼回事？廁所有人？可不對啊，這個房間裡只有她和思琪而已，而思琪正在睡覺，那在廁所裡的那個人是誰？難道是羽蝶？！

又驚又喜，她已經忘記害怕，激動的看向廁所的門，爬起身來走了過去。

腳步聲響起，而後那微弱的光線被切割，門縫出現兩道黑影，應該是人的兩隻腳。

艾澄恩感到更興奮了，眼看著那兩隻腳站在門縫後，接著燈熄滅了。

門把突然動了起來，像是有人正要從廁所裡出來一樣。

還沒見到人，艾澄恩張口就喊，「羽蝶，是你嗎……」

她話還沒說完，廁所的門已經打開，林思琪從廁所裡走出來，「妳醒了啊。」她說。

看著面前的人，艾澄恩立刻轉身去看林思琪的被褥，裡面空空的，根本沒有人！可是剛才她分明看到那裡是有人的，雖然那個「人」背對著她，但她明明就看見那個「人」長長的頭髮，所以才會覺得思琪就在那裡，結果現在，在那裡的人居然消失不見了！

林思琪也被她突兀的舉動嚇了一跳，急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她嚥了口口水，實在不知該如何說起，又想起昨晚的事，便問：「我昨晚什麼時候回來睡覺的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回來時妳已經睡下了，怎麼問我這麼奇怪的問題？」林思琪詫異的看著她。

「我先睡下的？可不是妳先回來的嗎？」

「我是先回來沒錯，但覺得無聊就又出去逛逛，想在旅館裡走走透透氣，回來時妳就已經睡了。」林思琪聳肩說著，打開了房間的燈。

被突如其來的燈光刺得眯起眼，等艾澄恩適應過來，赫然發現棉被一角有些髒髒的手印，再看一眼自己手上，居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沾上灰塵，想到昨晚她去的那間閣樓，她再次陷入沉思。不是作夢？難道是她夢遊？真是奇怪了。

「怎麼站在那邊發呆？還要再睡一會嗎？這樣的話，我把燈給關上吧。」林思琪問她。

「不睡了。」她搖搖頭，「妳怎麼這麼早起？」

「睡不著。」林思琪回答。

「妳一定是擔心羽蝶所以睡不著吧。」艾澄恩嘆了口氣，「妳和羽蝶從小就認識，

現在我們找不到她，妳一定很著急，不過我相信羽蝶一定會沒事的。」

「嗯。」林思琪輕輕點了點頭，沒有多說什麼。

艾澄恩又看一眼她鋪在地上的被褥，心裡有些毛毛的，如果剛才睡在那裡的不是思琪，又會是誰？雖然學長說沒聽過奇怪的傳聞，但這間旅館實在有點古怪。

「妳怎麼了？怪怪的。」見她一直盯著地上的被褥發呆，林思琪納悶的再次問道：

「剛才我剛從廁所出來時也聽到妳在喊什麼，究竟怎麼了？」

想了想，艾澄恩把剛才的事情告訴她，「我一直以為妳躺在那裡，所以才誤以為廁所裡的人是羽蝶。」

林思琪聽完，一張臉也倏地刷白，盯著自己的被褥看了許久，才快速走過去摺起來放到一邊，「眼花，妳一定是眼花。」

「也許吧……也許是我沒睡醒看錯了。」現在也只能這樣解釋了。

艾澄恩起床洗漱完，便和林思琪一起去吃早飯。

路上巧遇到黃佑廷，他見了她們兩人張口便問：「有看見王翊嗎？」

見兩人搖頭，又接著說，「他不在房間，我去男湯那邊也找不到人，該不會也失蹤了吧？」黃佑廷的表情看起來很擔心。

「不會吧，好端端的怎麼會都失蹤，我想王翊是先去吃飯了，我們去餐廳看看。」

陳羽蝶失蹤大家已經忐忑不安，事情沒確定之前，艾澄恩不想自己嚇自己。

黃佑廷還是有些擔心，但也覺得她說的有道理，便跟著兩人一起去餐廳。

走到餐廳門口時，長瀨武和一個男生迎面走來，長瀨武為他們彼此介紹，「這是我表弟，遠藤健。」

雙方客套幾句，便坐在一起準備吃飯。

幾人左看右看也沒見到王翊的蹤跡，不免擔心起來，但为了不引起大家的恐慌，便決定再等等看，也許他只是在旅館的某個地方把妹，等一下就出現了。

取好食物，大家開始邊吃東西邊聊天，這時候艾澄恩突然想起昨天那個小女孩唱的歌，雖然不知道是不是作夢，但天生對音樂的敏銳度，那曲調她還是記住了。

「學長，你表弟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人吧？」想到這裡，艾澄恩便問長瀨武。

「是啊。」

「我無意中聽到一首歌，能不能幫我聽聽看是不是當地民謠之類的？」她想，如果那首歌是日本民謠，那她昨天遇到的事就不是作夢，但如果那首歌當地人聽都沒聽過，就很可能只是她隨便夢到的曲調而已。

見遠藤健點點頭，但因為歌詞記不太清楚，她便憑藉記憶開始哼唱。

她唱到一半，遠藤健沒有說什麼，反倒是那位因為暴風雪而被困住的中年男子變了臉色看向這邊，她還沒唱完，他就板著臉十分不高興的制止她，「別再唱了，妳知道自己唱的是什麼嗎？」

被他的態度嚇了一跳，艾澄恩連忙停下來，戰戰兢兢的看著中年男子，不明白為什麼他會突然這麼生氣。

長瀨武見狀連忙問：「大叔，怎麼了嗎？」

「這是首招魂曲！唱這首歌，是會招來周遭亡魂的！」中年男子表情嚴肅並帶著

一絲恐懼，說完又瞪了一眼艾澄恩，「別再唱了，會給大家帶來災難的！」聽到他的話，林思琪頓時倒抽一口冷氣，一臉驚恐地抓著艾澄恩的手臂，「小恩，別唱了！好可怕！」

周圍開始有人竊竊私語，個個表情都有些惶惶不安。

艾澄恩感覺自己好像引起大家的恐慌，連忙道歉，雖然其他人沒有追究，但她卻有點自責。

「別這樣，又不是妳的錯，妳也不知道這是招魂曲啊。」長瀨武安慰著她，「可是妳是從哪聽到這首歌的？」

「昨晚聽別人唱的。」艾澄恩咬咬唇。她也被那位大叔的話嚇了一跳，真沒想到這首歌居然是招魂曲！

這時候老闆娘也正巧看向她這邊，她便揚聲問：「老闆娘，旅館裡有誰帶著一個小女孩嗎？看起來四、五歲左右，長得很可愛，穿著一身黑色的和服，頭髮大概這麼長。」她一邊說一邊比劃。

聽她這麼問，老闆娘像是在思索著什麼，半晌後才開口回答，「我沒有印象旅館裡有帶著這樣小孩的客人呢，員工本身也都沒有孩子。」

「沒有嗎？」她不甘心，又確認一遍。如果沒有，自己怎麼會看到？

「真的沒有。」老闆娘搖搖頭，很奇怪看著她。

她不再說話，抿著嘴轉過頭來，看著自己碗裡的食物。

「妳說的那個孩子，倒像是傳說中的座敷童子呢。」這時候，遠藤健突然微笑著開口。

「座敷童子？」她詫異的抬頭看向他，「那是什麼，說給我聽聽好嗎？」

「座敷童子其實就是小孩子的鬼魂。」話一出口，看見兩個女生打了個寒顫，遠藤健笑了幾聲，「哈哈，別害怕嘛，這只是個傳說而已，據說座敷童子是早期人們因為養不起小孩，遂以用石臼將多出來的孩子壓死，並埋在廚房下面。被砸死的孩子由於無法離開，靈魂便一直圍繞著生前住的房子，一般座敷童子的年齡從兩歲到十幾歲不等，喜歡穿著和服在屋子裡面跑來跑去。」

「難道我看見的真是座敷童子？」想到這裡，艾澄恩渾身汗毛都豎了起來。她雖然喜歡日本文化，但接觸的都是些現代流行元素，對於日本神怪並沒有研究。

「都說只是傳說了，座敷童子是不是真的存在還很難說呢。」遠藤健聳聳肩。長瀨武拍拍她的頭，「別總往可怕的方向想，其實在一些傳說裡，座敷童子可以說是家宅的守護靈，能帶來幸運的。」

「這不是他的朋友嗎？」這時候，有兩個女大生端著餐盤走過，像認出他們，於是停了下來，「怎麼沒見到王翊？」

她們看起來就是很開朗大方那一型的，大概昨天也和王翊混得熟了，便順口問起。黃佑廷神色一黯，看了眼艾澄恩等人，對那兩個女生說：「我也一早上都還沒看到他的人。」

「我聽他說你們之中有個女生失蹤了？他該不會也失蹤了吧？」一個嘴快的女大生道，旁邊的女生拉了她一下，可惜話已經說出口了。

幾人神色頓時微變。不會吧，王翊真的也失蹤了嗎？

見他們這樣，兩個女大生打過招呼便匆匆離開了，但卻免不了嘀嘀咕咕。

周圍的客人也開始竊竊私語，不斷看向他們這桌——

「連著失蹤兩個人啊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會不會和那女孩唱的招魂曲有關？」

聽到他們這樣說，艾澄恩眼淚差點掉下來。

長瀨武抓住她的手腕說：「妳剛才才唱了這首歌，他們又不是唱完後失蹤的，跟妳沒關係啦，妳不用管別人怎麼說。」

就算他這樣安慰，她的心情仍舊很差。

幸好老闆娘及時端著一大盤煎餃出來，一邊溫柔的安撫大家，一邊把煎餃分給眾人，「外面突然下起大雪，讓大家被困在這裡真是抱歉呢。我今天特地下廚為大家做了煎餃，請大家一定要多吃一點。」

「哇，好棒的煎餃，老闆娘妳手藝真厲害呢。」先分到煎餃的客人誇讚道。

「是啊，老闆娘，真的很好吃。」

「這真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煎餃了。」

客人們讚不絕口，但艾澄恩這桌除了遠藤健，誰也沒有動筷子。

艾澄恩等人是因為連續失蹤兩個同伴沒有胃口，尤其艾澄恩，朋友失蹤，加上剛才招魂曲的意外插曲，讓她的心情簡直跌到了谷底；而長瀨武則是素食主義者，向來不吃肉。

「大家多吃一點，我做了很多，不用擔心不夠吃哦。」老闆娘不斷端著新鮮的煎餃出來分給大家，見到他們這桌沒怎麼動，招呼道：「很好吃的，你們不吃嗎？」見幾人搖搖頭，老闆娘便又去了其他客人那裡。

「今天老闆娘真熱情，我來過很多次，還是第一次看到老闆娘親自下廚又親自分食物給大家呢。」遠藤健一邊津津有味的吃著一邊說。

「啊——」

眾人正吃得高興，卻聽到房間區那裡傳來一道撕心裂肺的尖叫聲。

房間區到餐廳有段不短的距離，但這尖叫聲卻如此清晰的傳來，讓眾人立刻緊張起來。

難道那邊發生什麼事了嗎？